

意犹未尽

仁心携来霞光

张筠莉文

今年一、三月份我前往新华医院先后做好了双眼的白内障手术。我挂了小区里口碑相传的季迅达医生的专家号。没想到在整个就医过程中我受到了三次感动。我这个在新疆奋斗了三十个寒暑的上海老知青受到了特殊礼遇,使我感到群众的口碑名副其实。回沪20多年我都是到安静的门诊

科室就诊配药,在眼科门诊却遭遇了拥挤嘈杂,恶性视网膜母细胞瘤患儿受到病痛折磨不停歇嚎啕大哭,成年人强力克制的心疼与焦躁。轮到我就诊已远过了11点30分的下班时间,我心想麻烦了要泡汤了。不料,身体魁梧脸庞漾着暖意的季医生叫我进去首诊了。他耐心细致地检查后发现有的项目漏查了,即刻起身大步走向检查室,他怕斜对面的女医生下班,就

大声地招呼:“哎!新疆的老年女同胞来啦,你们辛苦一下快给她作个补充检查吧!”在两个诊室检查后又下楼到心电图室,这时,已是12点50分了。我虽饥肠辘辘却被满满的感动充斥着,默默地为心系患者忘我工作的医生点赞。

第二天仍挂季医生的号,进一步确诊是较严重的白内障。他照顾我尽快手术便领我到入院申请室办手续,并提出为我办新华医院“光明行”公益基金,为低工资的新疆同志减少些费用。办理的同志见我的身份证不是上海的就一口拒绝,季医生不甘心拿出自己的浙江身份证号来理论,最后才

明白该基金资助的是享受上海医保的特困病人。我见他面露失望神色就宽慰他:“谢谢你的好意,我早报进了上海户口但退休工资是新疆发的,新疆对住院报销的比例比上海低,不过,白内障之类的小手术我还是能承受的。”他遗憾地摇了摇头,拍了下我的肩头。

这是第二次感动,之后又有了第三次。因我双膝有严重的疾患服药20多年,虽尚能让我步履蹒跚地行走,可常为酸胀乏力所困,数次到医院看病很费脚力又赶时间,我只好花钱乘“摩的”。那天,双眼需最后测量,由于科室临时开短会,于是,等候医生检查后办出院的患者全在狭窄的服务台

走道那儿拥挤着,目光炯炯的季医生早就瞥见了我和旁边的“摩的”师傅,一散会就向我招手边爽朗地说,人家老年人腿脚不好乘摩托车来的,“时间就是金钱”,让她先查吧。

后来,我趁配药的间歇,通过几次见缝插针的耳闻目睹,得悉季迅达医生一天工作11个小时连做四五台手术,下午一点半吃午饭是平常事。年近不惑的他在20年的临床过程中,对病家总是温和贴心地询问,细述病情,采取最快最省的治疗方法。他于2014年发起成立“视网膜母细胞瘤患儿基金”,至今共筹款近50万元,救助了27名贫困患儿。



新西兰峡湾国家公园 ■ 张文忠

人生智慧

缺点

肖梁文

今年夏天,我与几位同伴路过安徽宣城。听说当地几个品位颇高的住宅小区,恰恰是我们江山老乡的杰作,我们便欣然前往“见识见识”。一进小区的大门,只见一排排的银杏树,顺着路,绕着房,像是高大英俊的礼兵列队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宾。阳光下,银杏树那挺拔的树干、郁郁葱葱的扇形叶子,在淡黄色的墙面衬托下,组成了一幅充满生机、美丽动人的画卷。

“漂亮!”“真是好看!”一行人赞不绝口。

“夏天是好看的,但是……”面对一片赞誉声,我觉得有必要“但是”一下,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缺点。

银杏的缺点,早已在我的脑海里“入了档”。长期以来,一听说有人褒奖它时,我就不由自主地调出“档案”,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,做一下“但是”的文章,以免让它的优点掩盖了它的缺点,以致模糊人们的视线,在对待“全树类”时失去公正公平。

银杏,称得上是我最熟悉的一种树了。要认识一个人,就要知道这个人的长处与短处;熟悉一种树,也当了解它的优点与缺点。对于银杏的优点,我是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发现的;对于它的缺点,我似乎从小就明白。因为,它的缺点太明显、太突出了。

初识银杏,是随父母下放农村的那一年。

那时,我才8岁。我生活的村子里,有两棵参天银杏并肩立于离家门口不到百米处的路旁。起初,我只是对那高大而笔直的树干感兴趣,因为村子里满山遍野的树,没有

一棵长得比它俩更高更直的,每天进进出出,常常要伸手摸一摸树干,有时还要张开双臂抱一抱。后来,发现树上的扇形绿叶变成金黄色了,非常漂亮;而掉在地上的果子是可以吃的,且很好吃。我对它全身的东西都充满了喜爱。

然而,一到冬天,它的缺点就暴露无遗了。且看它,一遇寒流,就把叶子全部扔在地上,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。在学校里,老师教导我们说,要像松柏那样,经受风霜雨雪,依然青葱碧绿,生机盎然。作文时,我们都把常青树写成不怕困难、不畏艰险的英雄好汉,而把经不住霜雪的落叶树,写成不够坚强、经不起艰苦环境考验。后来,学唱“样板戏”《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》,更觉“严寒冰雪郁郁葱葱”很可贵,“霜来雪至光光秃秃”很可耻。非常不幸,银杏不属于前者,而归属于后者。

长大后,我走出小山村,见识了比小山村大得多的世界,知道了银杏其实是一种在地球上生存了两亿多年的孑遗树,它的同门兄弟早已销声匿迹,惟有它与人类朝夕相伴。

在众多古刹寺庙、旧宫名园中,常见老银杏“一树独尊”的景象。

银杏真正扬名全球,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。有媒体报道说,当时,美国向日本的长崎、广岛投放了原子弹,生灵涂炭,万物俱毁,惟有两种植物顽强地生长,一种是被誉为“菌中之王”的霉菌,另一种就是享有“长寿之树”美誉的银杏树。当时,有几棵银杏树虽遭毁灭,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,并存活至今,其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。

在许多医学家的眼里,可吃可服的银杏果、银杏叶,具有抗癌、抗衰老、防治耳鸣、增进视力、改善血液循环等诸多能耐,简直是包治百病的仙丹妙药。生活中,亦有不少人信其神奇,“杏不离口”。

的确,银杏有许多普通树种难以

企及的优点。在世人眼里,它是一种地位显赫的名树!

然而,我们不能因为它是名树,就不指出它的缺点,如同不能因为他是名人,就不顾事实只讲他的优点。

纵然,我今天只是个外行的“参观客”,以欣赏的眼光多讲好话是得体的做法,但是,若不把银杏的缺点“但是”出来,就如骨鲠在喉。我不无遗憾地对陪同我们的老乡郑先生说:“一到冬天,叶子被风一吹,落在路上,扫起来麻烦;枝头光秃秃的,也不好看……这是银杏的一大缺点。”

“冬天要叶子干什么?”郑先生瞅了瞅我,又笑了笑,说,“冬天最宝贵的东西是阳光,别的都是细枝末节。银杏在冬天除去叶片,让出阳光,温暖住户,这不是缺点,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优点。”

“让出阳光?”

郑先生说,银杏在冬天“让阳光”的优点,深受住户的欢迎。按原先的规划,他们是种樟树的,但预购了房子的未来住户说,樟树四季常青对他们来说,其实是一种缺点,因为冬天的绿荫“抢”了他们居所的阳光。

嗬,真是高见!

细想一下,事实也的确如此。房前屋后,冬天里的绿叶是与人“抢阳光”,而落叶则是给人“让阳光”。若在今天重新回到小学里写作文,或许就会批评前者不该在冬天挡住人家的阳光来表现绿色,而赞扬后者勇于牺牲自己,把温暖的阳光让给了居民;批评前者颇为自私,而赞扬后者行为高尚。

如此说来,优点与缺点,正随着时空的转换而转换。

早先,我怎么没有发现呢?我们不能因为银杏是名树,就不指出它的缺点;同样,也不能因为银杏已经够出名、够风光,而把它的优点也说成缺点。银杏如此,其它或知名或不知名的落叶树呢?看来,得用新眼光看待那些早已存入“档案”的缺点了。

杨浦记忆

中原路的变迁

傅光达文

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,我与女儿去美琪大戏院看完阿加莎·克里斯蒂经典法庭大戏《原告证人》话剧回家,乘轨道交通8号线到市光路终点站时已是子夜11点35分,与女儿一道走在夜色清寂的中原路上,俯仰之间一股怀旧之情不由得悄然袭来,我想起了中原路的过去。

那是1990年,我所在的单位福利分房,增配我一室一厅的新工房。新房子坐落在殷行路与中原路交叉口。能成为杨浦区的一位新户主,我是既高兴又略微有些遗憾。高兴不提了,遗憾是住处相当偏僻,有些落乡,四围皆农田。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牛粪的味道,照当时我妻子的话说叫自然气息十分浓厚。

当年的殷行路正在扩建。路面泥泞不堪,七高八低,走路很不方便。而与之交叉的中原路更显得狭窄,泥沙路一条,宽不过六米,晴天灰尘飞扬,雨天泥浆四溅,北起殷行路,南到民星路,再过去是第二军医大学的地盘军事要地,与在翔殷路南面的营口路是不相通的。沿路是一条河浜,河水散发着污臭气。河旁有芦苇和一些灌木杂草,苍蝇蚊虫乱飞。我曾看见有许多小龙虾在河浜边肮脏的粪堆里肆无忌惮地爬行,这也导致我至今都不吃小龙虾,无论它是十三香还是十八辣,都不会引发我的食欲。

除了行路难,还有就是缺少商铺,连便利起居的烟纸店都少有,生活很不方便。需要一些像样的物品,还得乘车到五角场朝阳百货商店去买。那时75路或者90路公交车至少一刻钟一班,得先步行到闸殷路或者

军工路车站,出行颇麻烦。

住进新房是在夏季大热天,夏夜印象最深的是蚊子多,蚊香纱窗根本无济于事,我和妻子发明了用吸尘器吸蚊虫的办法,还真有效。当晚一睡下就听到蛙声四起,“咯咯咯……”格外清晰,再无睡意。

变化总在悄然进行。不过三五年光景,我亲见了杨浦奇迹、上海速度、中国风格的民居建设。这里除了原先就有的工农新村,附近的开鲁新村、市光新村、国和新村像搭积木似的相继建成,整个中原小区以全新的规模呈现在世人眼前。中原路沿路的河浜被填埋,终于与营口路打通,成为殷行街道最地道的通衢大道。左面世界路拓宽了,右面包头路不仅拓宽,而且延伸了。几条路都开辟了公交线。从北到南横向依次新建了开鲁路、市光路、国和路和嫩江路。一律是中规中矩的柏油路面。欧尚零售于1999年进驻中国,在上海杨浦区中原路与嫩江路路口开设了第一家大型卖场。菜市场进来了,超市开了,商铺、饭店、学校、医院,还有文化宫应有尽有,生活方便了,人气旺了,心也逐渐安稳平和,岁月静好。

新世纪以来,变化更快,2007年12月29日上海轨道交通8号线的开通,提高了生活在这个区域里的人的生活效率,到人民广场只需半小时,够便捷,也可以放心地在夜晚参加市中心的文化活动了。

二十八年转眼已成过往,抚今追昔,岂能不感慨系之!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